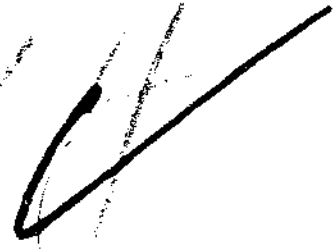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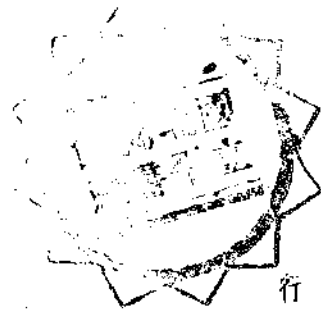


DEC 17 1937



角壹洋大册每售零



行印社版出秋千海上

典型小姐

一九二三年之體育皇后錢行素小姐
(時代畫報贈)



美人魚楊秀琼小姐
(時代畫報贈)

海星台柱 應夢蝶小姐
→
孫之九桂雲雲小姐
↓
(蓮之小姐)



出席上海市之汪春若小姐亦為海星隊隊員
(大光明照相)



了，曉得你——可愛的秋已潛到人間了。

在立秋後的第五天，那可怖的值得詛咒的盛夏炎威，已爲着你來而悄然斂迹了。你所帶來的新涼滋味，把人們久困在炎威燠悶中的靈魂解放出來，得到蘇息與安慰，髣髴越過炎帝之宮，跨入素娥之殿；使人忘記了一切煩惱，苦悶，飄飄乎不知身在人間！

記得薄涼初透時的晨牕讀書，清澈皎潔的月夜彈琴，天高氣爽的重陽去登高憑眺；或有時攜着畫架到郊原去摹擬大自然的秋色，或蕩槳湖心，撥開殘荷去欣賞雲影波光。更記起兒時七夕隨着母親姐姐們在庭前陳設瓜果對銀漢雙星乞巧，當中秋之夜家人們圍坐庭中來賞月華，晚間聽得唧唧蟲聲，便呼燈灌穴在階下草叢間去搜捕蟋蟀……啊！這種種關於秋日值得追憶的情調，一幕幕在我腦海裏浮起印象；我懂憬着，咀嚼着過去的一秋，給子我的回味。

雖然人事變遷，無復當年情緒來領略秋情，可是你那豐富的色彩，活潑的精神，瀟灑的風流天真畢露的情態，怎不使人欣慰愛慕呢？尤其冰湧乍輪，燭照幽微的清夜，月光像水般浸着大地，給予人們多少涼意，至少是給予熱中者一服清涼劑，使世間的煩惱苦悶榮辱得失都爲之渙然冰釋了。雖然你也是容易動人愁思的一個。你不是像春天妖媚的艷，你不是像夏天枯寂衰頹的慘，你不是像秋天妖媚的艷，你不是像冬天枯寂衰頹的慘。你來時有瀟湘雁影爲你傳書，你去時却有千山萬壑的紅葉爲你染成斑斑血淚；當你來時，我的心爲之平恬活躍，你去後，我的心爲之憔悴悲哀；只要你一離開人間，大地上就立即蕭索得毫無生機，那冷酷无情的嚴冬，憑着冰雪冽冽風刺骨的寒威，肅殺到生物界一無生氣，人們的靈魂也被壓迫到跟蛇蟄伏着；整個宇宙只充滿着蕭條戰慄——在冰天雪地中，充滿着死氣！

所以對於你——可愛的秋姑娘，竭誠歡迎你來，調劑人們的苦悶；更希望你長駐人間，爲人們靈魂的安慰者！

然而慚愧得很！我沒有什麼來效野人獻芹之敬，只有獻給你底赤誠的一顆心——這顆心雖然我的支配；其實就是不能得到安慰的支配；離開了你的到來，這篇短文，聊作歡迎你來的一枝小旗吧！

還不清的血債

自己一個窮人，怕債主迫上門來，提心吊膽，生怕債主迫上門來，自己無錢還債，却得想法躲開，希望一天天的延擱過去，就是年三十夜，大除夕，人家正圍家團聚，歡天喜地，預備慶祝新年，自己呢，避債無台，只好愁眉蹙額，悄悄地在澡堂裏躲過半夜；避過這舊年的難關，然而債是終要還的，今年躲過，還有明年；到了什麼處，還有三分五分的高利貸，無論三分五分的，不肯輕易放過；

歐戰時被殺的人們，不知有多少，大概至少也總超過三千萬人。白起坑降卒四十萬，項羽坑秦降卒三十萬……不若黃巢、張獻忠、李闖之流，更是天上降下來的那些惡魔；上應星辰，下應劫運，那些被殺的人們，大概也是前世殺了人，今世應被人殺。命注定了，大難逃！於是就像犬羊般毫無抵抗，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顛子一伸，十八年後又是一個好漢！

子愈久，債也愈重，就是鬻賣子，或者來世做牛做馬，也得還清這筆債務！

債務如此，仇恨也差不多，一債一固要還，仇一呢，也得報。中國人有兩句成語，所謂『冤有家，債有主』。據說：『不爽有靈，今世殺了人，來世報不爽，人殺，於是你殺我，我殺你；殺來殺去，永無窮期，遂成了還不清的血債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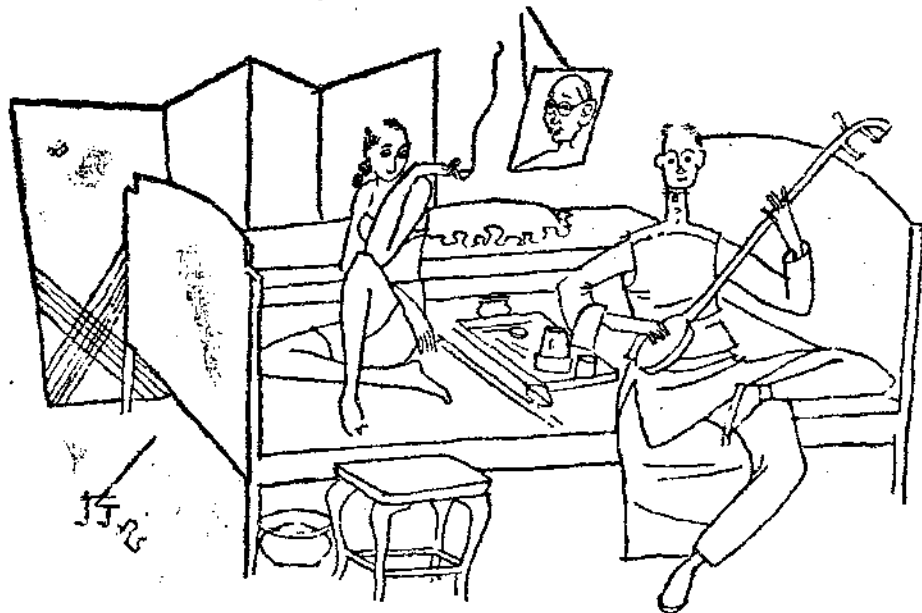
『爭城而戰，殺人盈野。』

『爭地而戰，殺人盈城。』

『爭城而戰，殺人盈野。』

『爭地而戰，殺人盈城。』

● 話 漫 畫 漫 ●



文 作 華 富 陳 畫 作 其 棟 江

人。但這些綠眼睛，高鼻頭的洋鬼子，我們不
去管他。就中國廿餘年來，死於內戰，災害中的
人們，究竟死了多少？恐怕沒有人能註定應該被
當中的，那死的，是都是命註定應該被
案；那死的，是都是命註定應該被
殺了；那死的，是都是命註定應該被
清了嗎？且慢！全世界都變成了屍山血海；
中的債務人，除非全世界都變成了屍山血海；

人類完全滅絕，這血債方有清還之日！看吧！
世界火藥庫，不是已到了爆發危險時期嗎？只
消任何方面輕輕投下一粒火星，那末，全世界
的人類，都有粉身碎骨的危險！
中國呢？自「九一八」以後，「精誠團結
一致對外」的呼聲，像煞有介事，喊得轟
天價響。但是，你看！前有東粵兩陳大扭蹩脚
，四川二劉叔侄大交兵，繼以黔省毛王之爭，

新疆盛馬之衝突；更繼之馬二將軍稱兵抗
日，引起方吉之變，和最近劉湯之觸
：一套套全武行把戲，不斷地表演着！
五省剿匪焦頭爛額，力盡筋疲，啊！這一
批批的血債，自然還沒到本利清還時期，
也許是前世種下來的因果呢！
近日兀突消息傳來——閩省醞釀政變
：迎胡入閩，組織新政府；以陳銘樞為領

油頭粉面，畫眉點唇，這就是一些女子佈陣誘敵的手段，不然，焉能得到對
方的慷慨解囊，她已經得到了他的資財，除了一部份恣情揮霍外，當然來做轉運
公司。

幸運而生的，便是一般捏弦子，撥琵琶，逼小喉嚨的先生們。姐姐孀孀打扮
得頭光光，臉滑滑，身上香噴噴，巧言令色，誘迷女性的技術，一應俱全那得不
投其所好，「得其所哉。」

好在上海的姨太太多得是滿坑滿谷，所擔負的使命，除了陪伴老爺之外就義
不容辭，出其餘緒，殘肴剩羹，招人嚐試，奇形怪狀，海闊天空，靠小喉嚨吃飯
的先生，當然是近水樓台，先人得月，升堂入室而作入幕之賓了。

漫畫家江棟良先生，畫了這張入木三分，維妙維肖怪膩人的漫畫外，還有下
列一篇淋漓盡致的對話：

姨太太：今朝唱雙雙珠鳳，格來富唱山歌吧！
姨太太：喝末哉！老殺千刀，今朝勿轉來格。
姨太太：好哉！翻下來香一筒烟吧！
姨太太：勿要緊格！今朝夜裏個條勿轉來哉！
趙先生：是哉！不過勿雅聽格。
趙先生：愈聽好仔呀！
趙先生：格末請奶奶格衣裳着好仔噠！
趙先生：唔！格末……

袖，以十九路軍為實力基礎，以社會民主黨為政治重心，以抗日剿共

土地公有，有相標榜，風聲所播，相驚伯有，雖真相如何，尚屬迷離，撲索，而時局之動盪，危機之醞釀，引起社會上飢寒不安之象，迨已無可掩飾，空穴來風，愈足增加時局之嚴重性，而社會人士之疑神疑鬼，踴躍駭汗，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慨！

呢！奇怪！以陳真如氏個人過去對黨國之功德。且具有政治頭腦之人物；以十九路軍浴血抗日之光榮歷史，和蔣蔡二氏之具有民族意識與偉大人格，而竟甘於輕啓內戰，爭奪權利？確未免使人有點懷疑！難道中國人的血債，真個永遠還不清嗎？

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於上海

重九雜感

瘦佛

這裏沒有樹木，也沒有山；看不見枯黃的落葉，也看不見憔悴的秋容。但從早晚襲到身上的寒氣，已感受到深秋氣候的高壓了！

偶然賣大蟹蟹的在門前街上走過，從買蟹的人們探問價錢的口裏嚷着：「啊！今天是重陽節哇，大蟹蟹都長了價啦！」的一句話，才知道今天是廢歷的九月九日——重陽節哩。雖然重陽不重陽，和我有些什麼關係？不過在意識上憧憬到重陽過後，就是秋盡冬來，冷酷的嚴冬，正準備着挾冰雪朔風的寒威，來剝奪生物界的生命，剝奪得生物界一無生氣；這象徵着人生已過了壯年有為時代，消失了活躍的生理；日即衰老之途，走近到墳墓的路上去！「歲華搖落，與時不再來，對此刻那將盡的秋光，又那能漠然無動於中呢？」

石，遙眺九龍；烟霧迷茫，郊原磅礴，胸襟為之一爽。此情此景，歷歷如在目前。

去年的重九呢？在我的生活上，已經起了重大的變化了！受着生活鞭策，離開了可愛的南國故鄉，來到吃人魔窟的上海；為着枯燥無味的生活，終日伏處在斗室中，沉悶到透不過氣來！生活的鞭子在鞭答着你，那有機會給你去放蕩胸膈？而且海除了公園裏的假山之外，連山的模型都不會見過，又到什麼地方去登高呢？

今年呢？一年一度的重陽佳節，又飄然來到人間了。在欣賞風光的情趣？我，沉悶的成分充滿着創痛的心靈，那裏還有欣賞更沒有陶彭澤的清福，固然沒有你的份兒；登高呢？上面已經說過，愈加不要夢想！把酒東籬去欣賞黃花嗎？因為自己不是雅人聯想到遠在天南的兄弟們；未免有「骨肉離散」之感！不覺深深地歎了一口氣。人生如夢，誰非寄，大海萍飄一葉舟。想及前人詩句，便的，我，正像大海中飄蕩着的破爛無舵的孤舟；前途充滿着黑暗！何處是光明之岸，更誰能料來歲的今朝，又漂泊到什麼地方去呢？

二十二年廢曆重九日於上海

觀了「戰友」的一幕

張孟昭

兵兇戰危大家怕聽的是循環自殺的內戰，至於為國家而戰，為民族生存而戰，這戰！是有意義的，光榮的！

「戰友」是田漢氏手編的話劇劇本，是有中心意識，並且鼓勵熱血青年應該忘掉和女性的談無謂的戀愛，去為國家，為大眾造福而奮鬥！勿使兒女情長，英雄氣短！

蟻社劇團諸君子，於上星期下午，假橫濱池中央大會堂，表演第四次話劇「戰友」描演出戰友愛國的情緒，忘却自己斷脛，折足。喪復鼓盪在觀衆的腦海裏！

學生A雖背棄家庭，投筆從戎，煊染着民族觀念，他的程度，智識，固然比戰友來得高，但是受創歸來，聽得愛人被敵奪去，他的神迷，憤恨，竟會忘掉從戎辰光的意旨。至於要跳窗自殺！幸虧他的火伴——戰友——（丘八）勸阻，還有下面激昂慷慨的幾句話：

「老婆：那兒找不到，我們是要前進的，爭民族生存的，你的眼睛瞎了，還有我的手，手斷了，還有腳，腳斷了，還有我的熱血，心！為國忘家，自我犧牲的精神，值得大家禮讚的！」

表演話劇的人物，俱是個中能手，某女士的看護生，亦很稱職，不過當幾個學生代表魚貫慰問大學生A時，沒有看見去慰問他的火伴生A痛恨他的父親，似乎不覺不妥，此外：大學生A

戰爭，且竊喜假敵人手來懲罰自己子弟的胡鬧，這樣昏庸無知，國安得不亡！家安得不破！世界大！

秋憶

徵祥

今夜的月色這麼皎潔，鄰家悽婉的笛聲止在夜色中引誘着秋蟲的共鳴，我獨自倚在平台的欄干上，對着天空上的幾點疏星，便是不容易動感情的人，到了此時恐怕心田上也要浮動着鄉思了吧！

婉妹！在去年的今夜，我想到她和我說的話，不禁使我的毛髮都悚然直立了起來：「這恐怕是最後的會面了，要是我的志願給剝奪去，我只有……」幽咽的聲調像荒塚前的杜鵑，像叢林裏的鴉鴉，挑逗得聽見她聲音的人都要為她流淚，婉妹！的性情，本來柔和得像秋雲，然而她為了她自己求學問題，竟在社會中付有特權人手中掙扎着，她不願做一條縛着鼻子的馴牛。這除非要她能力能夠拗掉他手裏的鞭子。

今夜的月色這麼皎潔，鄰家的留聲又是這樣悽清，整個的我沈浸在過去的留着淚痕的夢中，想到婉妹，我好像直立江頭，看見她披髮，長跪在水邊，兩手捧着微弱的小心，對着明月在祈禱着。文弱的我，覺得全身的智慧，和勇力，在每一個細胞裏一時都迸裂了出來，供

獻在她的面前。她的笑意漸漸從嘴唇上起，來了，快要舒展到全身。一陣陣清寒的秋風撲上我的眉頭，蟲聲唧唧唧唧的在叫個不休，我冷顫在平台上。

專門人材的沒落

高寒梅

在現代全世界經濟恐慌的境遇中，無論是那一個。都鬧着失業的狂潮，人浮於事，已成爲極普遍的現象。在這種狀況之下，中國又豈能例外，於是我國目下的社會裏，有許多人是徬徨着找不到飯碗，這又是多麼淒慘的事情。但是經濟的恐慌，雖然足以影響到職業的難求，不過一般做父母的，爲了顧慮到子女將來立足社會，與人家競爭生存，往往不惜將費盡心血換來的錢，送兒女到外洋去攻讀一種專門學識，因爲錢上層金之後，此較找職業似乎來得容易一點，其實事情正是絕對的不然。

中國，中國因爲天災人禍的關係，農村經濟的破產，已將「以農立國」的個字，都維持不了，須得借貸美棉麥來週轉，國家的建設，祇有破壞而少建設這又是多麼痛心的事件。然而回顧世界各國，如今差不多都是以工商事業做立國之本，向旁的國家爭雄。我們這種「靠天吃飯」的農業立國，的確已經落伍而要不得。進

一步說：我們振興中國，有積極地從事工商業的建設，比較地有一點生路。至於工商等事業，建設的困難，當然需要專門人材，有的專門人材，才能着手第二步計劃的進行。

照我上面的話看來，似乎中國是學工學商，或者是學其他。等到歸國之後，就可以大展鴻材，貢獻於國家。這種觀察，根本上是錯誤的。建設，不僅是國家工商交通事業的建設，不僅是經濟力量，始終就辦不起。因此以建設振興國家的首要條件，卻是人材與經濟的合作，換句話講，國家經濟力量艱窘的當兒，這種經濟扶植的責任，全在資本家投資，來識拔專門人材，使走向合作途徑上去。

資本家在中國，並不是找不到，單單就以上海一埠而論，就不能說少。可是我們中國的大資本家，卻不能與歐美比擬。眼光的近視，可說近得異乎尋常，他們祇顧目前的牟利，而不為將來着想，根本他只知道自己的利益，而不知大眾的。

利益。即使擁着數千百萬的金錢，情願做標金公債失敗，或者購地皮翻大利錢。他願意做專門人材，來做偉大的事業，甚而至於購別墅，討姨太太，除掉每天享樂用的錢之外，甘願死守着金錢，做一輩子守財奴。有了上面的原因，出國攻讀專門學識的儘管一批一批地出去留學，做一批一批地學成回國，無論你等一碩士博士，沒有事做，終究要覺得恐慌起來，於是因環境的逼迫，竟至學非所用，材的沒落，可為一嘆。復興中國，在資本家的心目中，是與他毫不相干吧？

秋之夜

錢春濃

夜深了！
冷清清黑越越的天和地，浸沉在夜底神祕裏，秋蟲耳語底啾啾，秋風似女人的新衣底悉窣，悽寂和黯淡埋葬了人類的心。

受了經濟的欺凌，犧牲了求學的幸福而投身到社會為衣食奔走的我，一間狹小的自修室中，獨自呆呆的坐在床邊。雙目注視飛蛾圍繞微弱的燈光飛舞，無限的愁思，在空虛的心中循環起伏。

無情的時鐘，鏗鏘地打了十二下，我心中又微微一噤，另一段不十分和諧的琴音和歌聲，從開着的窗門傳佈到我底耳中，散漫的音調，低徐而哀怨，好似深夜湖上底嗚咽，又好似失意孤雁底悲鳴。這音調，雖然不能算是動聽，但在沈悶時序的秋夜，使羈旅異鄉的游子聽來，便分外感着飄流寂寞悲哀！
窗外的琴音同歌聲比較清晰些了。我站起來伸了一個

懶腰，無意識地向窗外探望那歌聲的來源

窗下一條行人稀少的路旁，慘淡的路燈下發見了歌聲底來源。是一個穿得很襤褸的三十多歲的婦人，灰敗多皺的枯臉上，緊罩了的一層愁映在暗淡的燈光裏，越覺得頹唐衰老。胡琴放在膝上，口唱手拉，路上有好幾個工人和小孩，便走近前把她圍攏着，這時她唱底音調，嗚咽得像哭出來般，看的工人和孩子都給她感動到低首

要泣。胸膈內摸出一塊舊破的毛巾，揩去琴絃上的塵埃。

說人類是沒有同情和憐憫之心的，這話的塵埃。胸膈內摸出一塊舊破的毛巾，揩去琴絃上的塵埃。

的塵埃。胸膈內摸出一塊舊破的毛巾，揩去琴絃上的塵埃。

我屏息聽着：於是我心中也覺震蕩

……幾家……飄零……在外頭？……

她繼續不住的這樣輕輕地拉着琴，這樣悽悽地唱着歌。這聲音與歌聲，是捲着人生的。我心頭中生起無名的悵惘啊！

美麗的好婆——江棟良

阿呆

蘇州人大都不脫吳儂本色，說話既是軟軟的令人魂消骨酥，舉動也不免文縷縷地討人歡喜；江棟良之所以謚（罪過罪過）曰「美麗的好婆者」良有以也。

甯波阿哥說：「你弄錯了，江棟良是個青年男子；美麗兩字已經牛頭，勿對馬嘴，好婆兩字更是豈有此理！」

我道：「阿哥休得着急煞，却聽鄙人慢慢道來。」

似生，美者，江棟良之生花妙筆也，一經點染，莫不栩栩宜。而你看他動起筆來，纔是男男女女，入時又大的，毫無時習氣，老成持重，足以及一阿爹蘇州人稱祖父家也。自己的作品當兒女看待，那末藝術家的作品中的好婆，算他的理想中的孫子外孫，有何不可。故曰「好婆」。

甯波阿哥唯唯而退。阿呆於是擱筆。

她把這歌連唱了二遍後，就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低着頭，挾着琴，緩緩地向無盡期的前面走去，我呆呆地望着她直到她的背影漸漸的消逝我才發覺了，我依然的孤獨。

於二十二，七，七，作雷雨之夜——錢春濃——

講學記

夢蘭

塾師騙吃月餅

某塾師，素貪口腹，人以饕餮稱之。有一天，親某生手持月餅至塾，不覺食指大動，饑涎欲滴；眉頭一縷，計上心來。因對那個學生說道：

「小子，你來前！吾語你！月餅渾圓，形如太極，你知之乎？」生茫然不知所對。

塾師隨將月餅放在桌上，并以手作勢道：「太極渾圓，陰陽未判，盤古氏出混沌初分。」

「太極生兩儀，」于是用刀將月餅切作二片。

「兩儀生四象，」復將二片月餅疊起，切而為四。

「四象生八卦，」再將月餅切而為八。

「八卦作而文籍生焉，」于是「堯，」將一塊月餅塞進口裏。

「舜，」再吃一塊。

「禹，」與湯，與文，與武，與周公，與孔子，每念一位聖人，即將一塊月餅納之口中；隨念隨吃，及念至孔子，那八塊月餅也通吃完了。那位小學生月餅的主人——旁立呆視，雖然覺

得痛心。但也不敢表示什麼。因斜睨案頭，還有贖下的月餅屑，心想這該有我份兒，得此饒餘，也可慰情聊勝于無哪！不料饕餮名不虛傳，貪心無厭，只聽他「哼」的一聲道：

「始皇無道，焚書坑儒，鞭笞宇內，荼毒萬民……」

「東至于海，」言時將右手向左方刷將過來。

「西至崆峒，」再將左手向西方一刷。

「北建長城，南設桂林象郡，」隨說隨將散在案頭的餅屑刷作一堆。只看他伸着舌頭，對那堆餅屑一舐，口裏念着：

「因席捲而有天下，」于是連餅屑都被舐得精光，絲毫沒有餘贖。那學生見此情形，已完全絕望，不覺哇的一聲哭將出來。

塾師拍着他的肩背嘉歎道：「孺子可教，千百年後，聞秦政之無道。猶為痛哭流涕。」

……

悽哀底市北之夜

丁蔚南

尖銳而且悽哀的帶着一種慘叫底火車聲，在沉寂的像鬼境一樣的一靜底深夜的市北，他抓住了我一種說不出而隱隱着又癢癢地底狂亂的心。雲端裏的眉月是時隱時現地出沒着在遺起着刺人底寒風的天空裏，有時照入我底塵埃堆滿着的窗櫺上，她放映出了我這天涯飄泊孤零零底瘦影，描在那斑剝而褪去了固有的顏色底牆頭時，我震驚着我纖長的瘦影是日益地在靠近着棺材裏去的頹喪底畸形！

秋蟲是早不叫了，在曩日的夜裏是有蟋蟀的聲音在這狼藉的亂磚中振鳴，但是現在是冬初底時分了，是我們寒而無衣的人們挨冷底時分了。我們還有甚麼方法去向寒國裏的魔王提抗議呢？橫豎我們是馴善的羔羊，一任屠夫們底宰割！

嗚嗚……的。火車聲又重重的叫起來了，他使我離開了迷離底幻想而重走入這沉寂而悽哀底市北的一角……這做過帝國主義者的屠場底一角。這裏的屋子像倖存地沒有炸去，但是他底同伴的骨骼大都在他底周圍悲吟，詛咒，抱恨；雖然他算是偷生地殘存着。月兒無力的光芒照在他們的臉上，與其說是撫慰着他們的話，毋寧說是帶着訕笑而輕薄的揶揄。電燈的點綴如像散漫的漁火一樣底悽寂，雖然有幾根纖長而蕭疏的電桿把她的底努力。幸地，然幽暗底成分實打破了這光明底努力。幸

而上帝造下了這些冥頑的黃包車夫，在這高低不平的馬路上帶着疲憊的命，這深長的夜裏話，這寂靜的街頭也，許，寂靜的許，就給鬼兒估領去了，當真的會把活生生的我，們搶死啦！但是，慈惠的上帝，早就給我們守夜了。這些人們，為我們拉車，還要為我們上帝？

啊！上帝呀：你的確是多事了，你生就造了我們人們，你生就了一切，你為甚又要生嗎？難道這「戰爭」呢？難道你是愛和平的來滿足你底眼睛？抑或是為了別的人們底戰爭，不如乾脆地把這角的地層淪裂更為好些！人的名詞呀！上帝，你在那裏？啊！好一個空虛而騙人的名詞呀！上帝是不能救我們的了，救我們的還是我們自己。我不禁這樣想着。夜風悄悄獨聳的高頭，我看見了幾叢衰草在月影下悽



△本藥房遷移大世界西首華格桌路十七號·福壽藥房啓

婦女患白帶
家庭少幸福
白帶靈丹
能使女子面貌轉豔·身體轉強·摩登人物·欲健而美者·莫不信服之。
大瓶一元五角 寄費加一

顛。破碎的磚頭散亂地靜臥在這孤樓底腳下，似回憶着她已往的繁榮！

一間殘存的屋之一隅，有幾個乞丐的鼾聲在這月波下的微風裏斷續地傳來，他們也

像磚頭一樣，灰黑的蜷做一團，一任風兒底宰割！

一九三三，十，二三夜於開北

故鄉

沈井蛙

·返鄉後之一喜一哀……
難得返鄉的我，今年真是意想不到的，竟然到故鄉去跑了二趟。說起來是一則以喜，一則以哀，爰將二次返鄉的情形，和淚寫

了下來：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正是掃墓的時候，我的祖母——已是八十有二歲了——她還要親自到鄉間去掃墓。她的精神很飽滿，不需人扶持，也不喜攜杖，並且生性儉約，最愛坐平民化的四等車。爲了這事，她曾經和我們吵了幾次；因爲我們不許她坐那擠得沒有座位而必須立到蘇州的四等車啊！後來我悄悄地在上海旅行社買好了二等車票，她見事已如此，才非常不豫的返鄉而去。

在鄉間，一切掃墓祭祀等事，都是她老人家親自動手的；在掃墓那天，她徒步往來於四五處相距有二三里遠的墓所間，跪拜涕泣，很



是辛苦，但是回到家裏，她神色自若，絲毫沒有龍鍾的老態。她知道我們愛吃魚蝦，每天大清早就親自上街去選購潑刺刺

的鮮鯽魚，和活跳的蝦兒；知道我喜歡酒，每餐必預備一斤半斤。我們還沒有醒時，她老人家已將熱氣騰騰的豈沙豬油糕，端放在我們床前了。啊！祖母給予我的恩典，那是沒齒不敢或忘的！

在鄉十日，幾乎下了七天的雨；因爲難得返鄉，所以我們雖遇大雨，也要撐了雨傘，在山之巔，湖之濱，觀賞些湖光山色，祖母知道不能阻止我們的遊興，每次她總是很慈愛地對我們說：不要受了寒哪！

離鄉返滬的隔日，在暮色蒼茫中，祖母攜着我的手，跑到祖父和死了已有二十年的雙親的墓前，周圍巡視一次，慘然說：明年這個時候，再來打掃墓道吧，我們去拉！走出墓所，她還是一步一回顧的依依不捨，咳！那裏知道不半年間，我慈愛的祖母也長眠於這個墓中了！浮生若夢，思之慘然。

我們動身返滬的那天，可厭的雨，還在下面個不停，我因假期已滿，爲了麵包問題，不得不如期返滬，我對祖母說：雨這樣大，祖母，你和叔父再在鄉間住幾天，等天晴了再走吧。祖母不忍見我獨自在雨中首途，她說：無論如何，我們一起走，比較熱鬧些。

到了木瀆，雨愈下愈起勁，我們沒有攜帶雨具，却還可以忍受，但是，祖母她老人家，可受不住哪。我們苦苦的請祖母坐着轎子到往蘇州去的輪埠去。祖母一定不要，冒着雨在三

里長的一條泥濘而沒有遮蔽的木瀆街上，匆匆急走。她不許我們攙扶，也不許我們停留，就這樣踉蹌地跑到了蘇州輪埠。我看祖母時，他斑白的頭髮上，滲滲地在不停的淌着雨水，一件夾衫，溼得像剛從水盆中撈起的溼衣，鞋子呢，更是不必說了；我見了泫然的泣起來了，其時有一懷抱嬰兒的女客，在半途上因轎夫滑跌，她連同嬰兒肩輿，也一齊跌倒。祖母笑說，你不要傷心，我幸喜不會坐轎，否則，你也許比現在更傷心呢！

在蘇州小輪中，在馬車中，在火車中；祖母總是恐我受寒，教我假着她坐，又恐我疲乏，教我假着她打瞌睡。啊！祖母給予我的恩典，那是我沒齒不敢或忘的！到了上海，祖母仍不肯稍事休養，每一件家事，仍要她親自佈置，接着又逢從兄逝世十週之期，她忙了一整天，就生起病來了。我們因爲她素來清健，有時偶受感冒，也是休養一二次就好的，所以當時也不以爲意，後來病勢加重了，才着急起來，給她延醫，她始終堅拒，甚至至於閉上臥室的門，不許我們侍奉，不久，病漸減輕，她老人家已能坐起來和我們話家常了。從此一天好一天，我們都很快活。豈知到了秋後，病忽轉劇，經我們再三泣求，她才允許我們請醫生；我們請了好幾個

中西名醫，給她診視，總是毫無功效。到了十月二日，慈愛的祖母竟棄我而去了！於是我便扶柩回鄉，作第二次的返鄉。

這次到故鄉時，秋意蕭瑟，我家庭前的山茶，已尋不見鮮豔的蓓蕾了！清晨的大街上，也尋不見拿了籃子去買魚蝦的我的祖母了！階前屋後，那裏有祖母的影兒呢？啊！她老人家已是併葬在祖父的墓中了！

離鄉返滬的隔日，我們都到墓所去謁別，臨走的時候，我耳畔似乎還聽見祖母的聲音說：「明年這個時候，再來打掃墓道罷，去啦！但是，我舉目四顧，那裏有祖母的影兒呢？」

不進的幽默

萍子

「無聊！無聊！還是來打脫幾圈撲克吧！」

「好！」

「贊成！」

「嗚哈！嗚哈！」

老王第一個開口，老余迅速地應了好；老陳放下了報舉了舉手，順勢伸了個懶腰；打瞌睡的蜜司沈抬起頭來，朦朧着兩隻大黑眼也趕緊說，於是我也參加了，雖然我起先沒有贊，但是他們對於沒有贊的也沒有不肯之意。

「好！就讓我來分牌吧，」老余把香烟用嘴唇夾住，就撲撲地彈了起來。

「我不要牌。」我滑稽地退過一邊。

「人來吧！」鄙人很喜歡吃大菜的呢！」

慣喜歡掉四張的老王連忙擠了上來。大家哄然笑了，我伏在椅背上笑，蜜司沈伏在我的肩上海笑。

好？牌已一堆堆的分好了，各人在笑裏靜下來，態度是嚴肅的，眼睛張得像會出烟的。

「進！進！進！」老王裝作要掉牌的姿勢。

「他媽的，明朝進呢！」老陳丟了。

「我也不高興進了！」蜜司沈跟着說！

「怎麼樣啊？二個丟了，你呢？」老余急促地問我，香烟灰積到四分長，嘴唇還是牢牢夾着。

「進骨頭，他媽的。」

「我也不進骨頭了，他媽的。」老余見我丟了，也跟着說。「索興來打付茄克吧！」大家贊成。

「他媽的，他媽的，都是你媽的呢！人家拿了三隻老」

，連一點事情都沒有，你們這批傢伙，專門只曉得茄克茄克。等老王等會兒上了資格，叫你們認識認識。」老王橫了橫眼說着。

「希罕嗎，我有三隻老K的。」老陳說。

「我有大順子。」

「我有三隻A。」蜜司沈與我補充了以後的二句。

大家一面在肚裏各自好笑。

「料屁的順子，三A，我恰巧丟脫了四隻O。」老余的冷可裏一句，大家又沒法了。

「你誇口，我掉進一隻A就會請你走路。」我的神氣裝得頗冠冕，「而且四百一個的賀金且慢說，你老余至少須加一倍。」

「放屁！再一隻A恐怕

A的母親還在肚裏藏着呢！

「老余死洋怪氣地駁着我。」

「藏到不用藏，鄙人却有二隻在着。」老王用兩隻指頭一裝，鬆鬆肩胛。

「料屁的兩隻，我也有一隻。」

「我何嘗沒有一隻呢！好，話越來越多了。老陳全蜜司沈追隨着老王也鬆鬆肩胛，大黑眼更顯得黑白分明的。」

「休得亂說，我是四O——A正式式的，我老余是向不說謊話的。」

「哈哈！嘻嘻！」在大家亂笑聲中，十隻手捧着各自的牌亂塞了一陣。

一九三三清秋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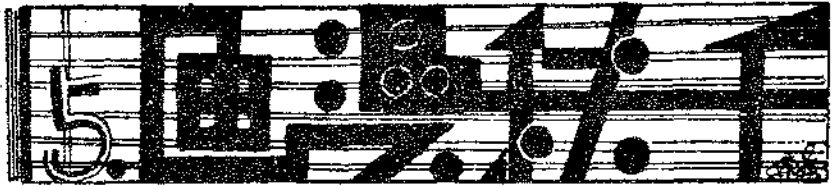
千秋出版社為出版千秋叢書徵求名著

本社擬出版千秋叢書徵求海內外名著不論譯著不拘體裁每種約五六萬字左右酬報分(A)抽取版稅(B)每千字一元至五元先請示內容摘要合則函洽賜稿直接寄上海城內福州路安仁里內四達里九號陳寶華收



先生！阿要唱一隻？

張英超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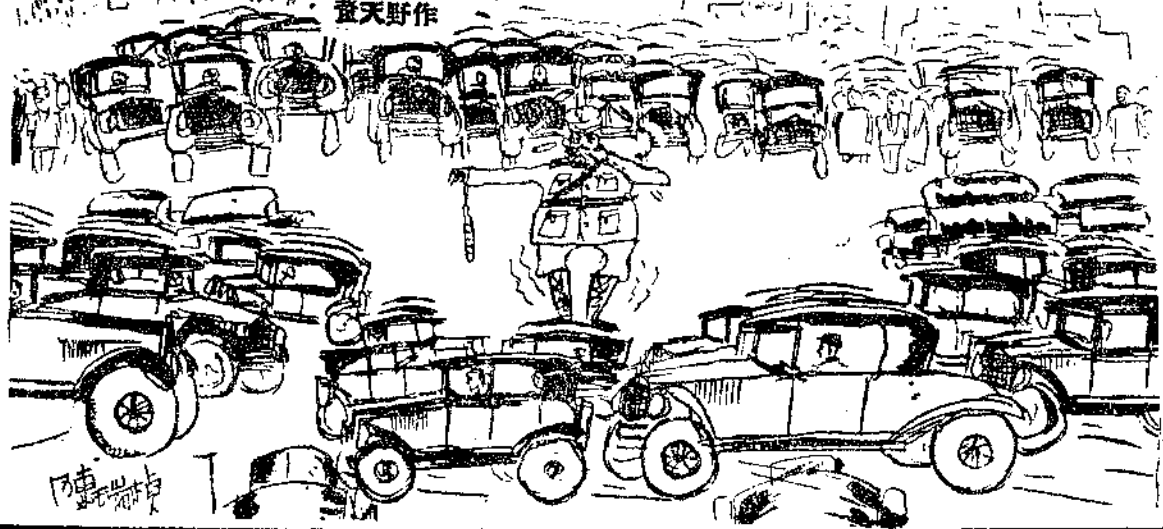
因受緊密包圍底一位誠實少年 張鴻飛作



慕獨者的伴侶

黃天野作

遺傳性



無從打聽

陳嘉庚

婚姻問題

組織男協以伸男權

組織男子協會的理由，分夫妻間，及普通異性間二項，列述於後：

(一) 夫妻間

「河東獅吼」那當然是古人說的話，到現在經民國十五年婦女協會提倡伸張女權之後，於是怒獅之吼，不僅河東爲然，就是河南，河北，江東，江西，湖南，湖北……等等地方，也莫不怒吼了。所以人們有兩句流行的笑話，就是：「天下人皆怕老婆，惟有我的老婆不怕我。」至於在下呢？雖是不怕老婆，但是老婆也是不怕我的。這也是受了十五年婦協之賜。所以十五年以後，在下即有男子協會組織之動機；婦協有「男女平權」之口號，男協以「女男平權」爲目的。當婦協盛時，婦人罵了丈夫，打了丈夫，還要丈夫跪踏板戴綠頭巾。男協成立以後，也將罵婦人，打了婦人，也要她跪於寫字台下，還照樣給她一頂綠包頭。

現在婦協雖已倒閉了，「？」但夫妻間仍是不能平等，我們舉最近最著的事實來說：那時節婦女所認爲最

不平等的，莫過於婦女的經濟不能獨立；她們的意思，不過想把丈夫的經濟來顧問一下，講到負擔，更是談何容易，但金錢物質，多爲男子血汗所換來；丈夫以血汗換來的金錢物質，反不能「經濟獨立」，幹麼？現在有許多婦人，原來她的經濟本不獨立；可是民十五以後，居然獨立了。她的經濟來源，如果是由丈夫的遺產中劃出一部份，或是她自己工作賺來的；那末，也在道理；然而大半皆由丈夫的血汗換來的薪俸中劃出來，以作她們打牌看戲的「正用。」丈夫正天的忙，婦人整天的閒着玩的不得過；（固然也有許多玩得過，）就唱着經濟不能獨立的高調。婦人有了錢，極少肯挪作丈夫穿履書籍及一切正當用途；但是丈夫有錢，如不替婦人添製新衣，新鞋，和化粧品，那就認爲大逆不道了。這乃是夫妻間的不平等而要組織男協的一個理由。

(二) 朋友間

「男不同女鬥，刀不同斧鬥。」這兩句俗話，通行全國；男女以刀斧來比，就是以刀來比男，以斧來比女了。男不能同女鬥，和刀之不能同斧相鬥，是一樣的；萬一要鬥，當然只

有男子吃虧了。由此可見大中華民國的男子碰着了女子，理應退避三舍，或俯首帖耳，十五年婦協組織發生之後，街上的女子，對於男子要瞞就瞞，要嘻笑便嘻笑，甚至於要警罵也就警罵；當其罵時，男子充其量也不過說聲「瘋了！」如果衝撞了她，還要弄到婦協去戴綠帽遊街；男協成立，那就應該報復了；男子們對於女子們，也要在街上瞞一瞞，笑一笑，甚至於拉一拉，扯一扯！

從前的男子們重婚或續娶的時候，對於女家總要花費許多金錢；婦協盛時，雖會掃除陋習；但是禮物或婦協的捐款，還是不能少的，那時候的婦人，娶到了家；不過換打牌，看戲，爲開會，遊行；甚至於又同別人講戀愛，「戀愛神聖」口號之下，野合是天經地義的大事！男協成立，她們出閣或改醮，也要把金錢或禮物送來，才准她「出門」，最低限度捐款男協；至於討了老婆以後，還不怕她們不賺錢養家嗎？男子們只管抽煙，打牌，逛娼子，她們一問，還她一句開會遊行去得了！

前幾年有個朋友對在下說：××向×女士求愛，×女士再四堅拒，結果跪了半小時！才答應了他；現在好了！男協要成立了！遇到她們求愛的時候，一樣加以拒絕或使她們跪半小時！這是朋友間不平等而要組織男協的又一個理由。

現在的男子，已經被壓到十八層地獄裏去了；如要謀出路，伸男權，惟有組織男協；我也來套兩句古話吧，「志同道合，盡興乎來。」

十，二四於武昌

×

×

×



珍芳

煙中鐵軍

金字塔香煙

中國福新煙公司出品



太極緊在光說出細
 緊緊中，告她的這小
 緊緊撫，知我苦樣小
 緊緊着。高突了痛從不安
 小東西的一切那疲乏的眼
 西腹部，把手輕輕
 ，部，是鼓樣
 ，在裏面打
 太極緊在光說出細
 緊緊中，告她的這小
 緊緊撫，知我苦樣小
 緊緊着。高突了痛從不安
 小東西的一切那疲乏的眼
 西腹部，把手輕輕
 ，部，是鼓樣
 ，在裏面打

太極緊在光說出細
 緊緊中，告她的這小
 緊緊撫，知我苦樣小
 緊緊着。高突了痛從不安
 小東西的一切那疲乏的眼
 西腹部，把手輕輕
 ，部，是鼓樣
 ，在裏面打

太極緊在光說出細
 緊緊中，告她的這小
 緊緊撫，知我苦樣小
 緊緊着。高突了痛從不安
 小東西的一切那疲乏的眼
 西腹部，把手輕輕
 ，部，是鼓樣
 ，在裏面打

太極緊在光說出細
 緊緊中，告她的這小
 緊緊撫，知我苦樣小
 緊緊着。高突了痛從不安
 小東西的一切那疲乏的眼
 西腹部，把手輕輕
 ，部，是鼓樣
 ，在裏面打

透到腦子蓋。

外面嘈雜許多主張！吃催生丹，求朱天菩薩。

閨小姐也似乎着急，嘴裏仍是『慢慢交

又痛起來。就又呻吟起來。誰能聽心愛的妻慘呼？背着她，默默爲她祝福。

騎青牛的太上老君，畫十字的耶穌，救苦救難廣大靈感的觀世音菩薩，不吃猪肉的摩漢德，以及我陳氏門中的前輩大人。

拍

夫去。胞水破了。閨小姐喜歡得跳了起來。沒功是。的。不能。能。多。久。？。她。證。實。她。先。前。的。不。錯。不。蠟。太。太。不。敢。出。聲。

等邊。等三角。叫她用力。陳師母，你用力，你用力呵。

汗珠。大粒。在。滾。面。色。白。得。像。紙。大。的。青筋。縱橫。在。瘦。削。的。腦。門。上。我。的。手。給。妻。抓。緊。

眼。前。全。是。金。花。什。麼。也。不。知。道。一。切。的。力。得。有。些。發。痛。她。在。顫。抖。是。用。着。一。切。的。力。

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下。午。一。時。是。下。來。了。是。抱。去。小。張。妻。大。口。從。高。度。緊。張。一。直。開。四。肢。軟。癱。在。我。懷。

是個男孩子。閨小姐說：

是個男寶貝。蠟太太說：

妻無力氣的慘然一笑，對我。

灶司前，祖母換上一對大蠟燭。

生兒子那一天。在家裏寫。

金姑娘(下)

汪漱碧

經過反復多次的這們推想，林老太太報復的勇氣。已完全挫下了！那「四眼狗」三個字，只好深深的藏在自已肚裏，一天，兩天，遠藏下去，連自己的兒子，兩年，女兒，媳婦，女婿，年輕不懂事，胡說都。不。肯。告。訴。他。們，生。怕。他。們。年。輕。不。懂。事，胡說亂道的鬧出什麼亂子來！

在另一方面，

那「金姑娘」三個字，却儘在社會上給一般人喊得震天價響。

光陰似流水一

般的過去，這幾年來，林老太太的家，庭，因着剝削的利害，而漸漸隨着她的「衰頹頹敗」

光民
承印優點一代售

中西書籍設備周到
中西銅模
雜報單出品優良
花邊鉛字
商標傳單服務精細
印書機器
禮券招貼文皆迅速
金粉油墨
以及各種
大小印件取價低廉
印刷材料

上海新開路郵政里
電話三三三六〇九

★印承司公刷印光民係刊本專

天。且。麗。銅。下。且。的。家。具。一。枚。十五。兩。葉。子。金。變。了。洋。細。子。變。了。麗。的。家。具。一。枚。一。樣。的。！。變。了。天。起。身。兩。容。存。在。她。所。以。掉。號。一。金。娘。的。條。件。已。不。這。們。的。喊。她。甚。至。還。有。常。面。管。着。她。却。仍。是。照。舊。娘。一。個。倒。也。不。一。定。惱。人。家。不。該。只。幽。默。着。聲。息。罷。了。一。個。慘。苦。的。微。笑！。至。多。也。只。幽。和。家。人。說。起。；

我並不是沒說人我的金姑娘，我忍了二十年，現在，我可說了。輕薄舌的，我不去說他，他已經會做些戲文給大家看，這四十年來，我也看夠了！太太說：『這狗角微動着，再也沒有繼續說下去的能力了。』

★

★

★

報復二十年前的憤恨，已得了勝利的

過去的林太太，已成了軀殼，一切動作，也給一般人們生前的遺影！惟這一般人們們，三個字，而且，因了隨娘，仍要提到，而且，因了隨金娘，仍要提到，而且，因了隨掉的！林太太，而且，因了隨娘來，林太太，而且，因了隨心，林太太，而且，因了隨

歷代名將用兵方略

吳石仙纂述

上海四馬路

作者書社代售

各書

武學書局分售

每册實價壹元五角
現款批發格外歡迎
六折計算以示優待

父親的心

魯毓泰

一所高大洋房，一間內室裏，鋪陳得非常華麗！那邊牀上『流蘇』挂起，錦衾擁處，坐着一得苗苗條條二十來歲的女子。只見她『雲鬢飛蓬，翠蛾愁貼，一懶答答的兩道秋波，儘瞧着她身傍邊一個錦枕；手中把一個隔夜的茉莉花球，儘自顛來倒去的弄着，一聲兒不言不語。

一個白鬍子的老人，身上穿着蕩悠悠的衣服；一隻闊袖，足有營造尺二尺來寬。頭上那頂帽子，微微有些蟲蛀的痕；一個帽結子，倒還新鮮；不過那顏色由紅而紫，紫而黃，經過了三度滄桑。總而言之，他老人家身上的標本，最近的也是三十前之物！

却奇不過的雙手，捧着一隻又玲瓏又精緻。亮晶晶的西式玻璃杯；杯中漱灑的行貯着一盃玉液；身子『鞠躬如也』的站在那裏，儼然執笏的模樣；眼巴巴的望着牀上的女子，很低的聲音說：『養和湯已燉好了，可要喝一口兒？這病雖不要緊，也要自己保養點兒，別儘着用心思，這般懶懶的，也不是事呵！』

那女子聽了，歇了半響；無精打彩的，冷冷的說：『攔着吧！你也去

歇歇，別儘在這裏，我心裏煩呢！

這老人聽了，慌忙陪着笑臉說：『我的兒，你怎麼儘着臉說：『我的兒，你怎麼儘着臉說：『我的兒，你怎麼儘着臉說：『我的兒，你怎麼儘着臉說：『我的兒，你怎麼儘着臉說：『我的兒，你怎麼儘着臉說：『我的兒，你怎麼儘着臉說：』

程升答允一聲去了。這時老人獨自一人在大廳裏，背着手，垂着頭，踱來踱去，如驢子旋磨般，轉個不了；聽他的心裏，比人家情竇初開的閨女，『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心思，還要急呢！

一會兒，儀門口吉吉格格一陣響，走進一個人來；老人猛抬頭說：『好了，你來了，怎麼這麼快當？——到好像約定了似的。』說着迷齊老眼，向來人一看；只聽那人說：『

老爺，你是說誰這般大清早便起來了？小姐起來了嗎？我是梳頭的王……呀。」

老人聽了，不禁也笑了；微帶詭異的口吻說：「原來是王嫂子呵！我們小姐，正在納悶呢，也好你進去替小姐解解悶吧！——她昨晚受了點涼，正不舒服呢！」

王嫂子也沒答應他，低着頭一溜烟到內房去了。那女子正惱着呢，她才下得牀來。一個婢女捧着一臉盆水，放在盥架上；把那手巾，牙刷，香皂，牙粉，雪花膏，一夥兒預備齊了，在傍邊站着伺候她盥洗。她一眼看見那法國的香水，沒有攔着；臉也不洗了，拍的一聲，只一掌打的那婢女倒退了一步，接着罵說：「爛了腦杓

子的小賤貨，那裏鬧昏了，連這幾件東西，都不會拿全了呢！那婢女嚇的戰戰兢兢，氣花兒也不敢出；在這當兒恰好王嫂子笑着進來說：「小姐你爲什麼又生氣呀？理那些蠢東西做什麼！」

那女子也笑着說：「真是王嫂子，你來瞧瞧這個樣兒，怎怨得人生氣便是我那老背時的父親，才用這些泥塑木雕的賤貨來！我恨不得一剪子絞了頭髮去，當尼姑去，免得煩惱！」

王嫂子聽了，拍着手笑說：「罷罷，大清早，怎麼說出這些不吉利的話兒來！」又低着聲說：「便小姐認真做了尼姑，却怎發付昨日那是個呀？」那女子不覺臉上紅了

一紅，飛了王嫂子一個白眼，兀自不言不語。

王嫂子一壁給那女子打開雲鬢，重梳S髻；一壁便又一搭沒一搭的說着：某公館裏姨太太的鑽鑲，那樣精巧；某小姐的珠花，那樣別致；滔滔汨汨，像背書似的，說個不了。那女子忽然心中一動，就別過臉去，向那婢女說：「去請老爺去，說我有事問他呢！」

那婢女很響亮的答應一聲，跑出去了。不多一會，這老人笑着喘着進來說：「兒呀，你別性急，方才程升回來說：『朱姪官被朋友約着出去了，要下午才得空呢。』那女子怔了一眼說：『我不問這個，便是我前要的那個鑽戒兒，可會拿來了？我今天晚上要到大舞台去看戲。』」

這老人笑着說：「有，有，天寶銀樓來人說，一會就送來了。——八百元的零數，也找去了，管包你晚上有得帶着出去就是了。」說着迷齊老眼，自踱出去了。原來這老人呂元明。前清是個翰林出科，曾署理過一次道台，一次臬台，很囊括些家資；那女子是他的女兒，是個自命新時流，放蕩自由，摩登化的女子；但他只此一女，她又非常的聰秀；所以他格外鍾愛，

書中

自有 人人可得五萬元 黃金屋

凡定閱有趣味的文字有價值的圖畫于
秋半月刊全年（計洋二元寄費五角）
贈第三期航空獎券一條人人可得五萬
元直接函定方爲有效，一月爲限念二
年十二月十五截止。外埠郵費爲憑過
期恕不通融郵票十足代現

上海崑山路二七六號千秋出版發行

任他自由，不加管束。「姑息養奸，」致令她放浪形骸之外，奢華闊綽，社交公開，鬧得一榻糊塗，不堪言狀！

一天朱志才正閑坐在一間書房裏，圍爐沉思。調着窗前一隻雪裏拖鎗的貓兒戲耍；只見僕人喘吁吁的跑進來說：「少爺不好了！呂老爺的小姐死了！」他正逗着貓兒玩，聽了，猛吃一驚；便罵說：「糊塗東西，是那個呂老爺，你也說的白些呀？」那僕人連忙說：「還有那個呂老爺，便是少爺的表伯伯呂元明呂老爺；他的小姐蘭英，好好的怎麼一會兒就死了！他僕人才來報喪呢。」說着把一張藍紙的喪條，高高的揚着，朱志才跳起來說：「真的麼？」也不再理喪條了，一直跑出去到呂家去了。只那呂元明捶着胸膛，如喪考妣的哭着；廳堂中放着靈柩，已是收斂了；便有些幾個親戚朋友，圍着勸解；那呂元明一壁哭，一壁抽抽咽咽的說：「你們那裏知道，我那女兒又聰明，又好學，又賢惠，又能幹；說起她來簡直是普天下找不到第二個的！你們看着我這樣傷心過分；殊不知我有生以來，便是二十年前先父母過世，也沒有這麼傷心呢！論她的名分，是我的女兒；論她的學問才幹，簡直可做我的母親；你們有怎麼教我不傷心呵！」

諸位親友們，以勸不過來，也就罷了；他便仍然覺悲悲呼的哭着。鎮日裏簡直一苦塊昏迷，語無倫次，「足足有三年不曾飲酒慶弔！到後來忽然異想天開的印起一本東西；什麼輓詞哪，輓聯哪，他女兒的詩稿哪，收集了一大堆；鎮天無事便左一本，右一本的印着送人；甚至素來不認識他的，也求着送一首詩，表揚表揚；可憐她不掙氣，不會真個做他的母親；不然他倒算一個「揚名顯聲父母」的孝子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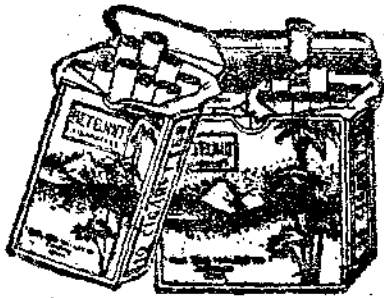
商標 註冊 耳浦亞 中國

諸君 欲購 經久耐用可靠 之國貨電器

亞浦電器廠 各種出品

上海遠陽路六十六號

裝盒每張 裝盒每張
裝十張每包 裝十張每包



換 椰 牌

券獎銷取令遵

法辦品贈奇新之有未前空行舉

比無大偉 行舉時同 品贈大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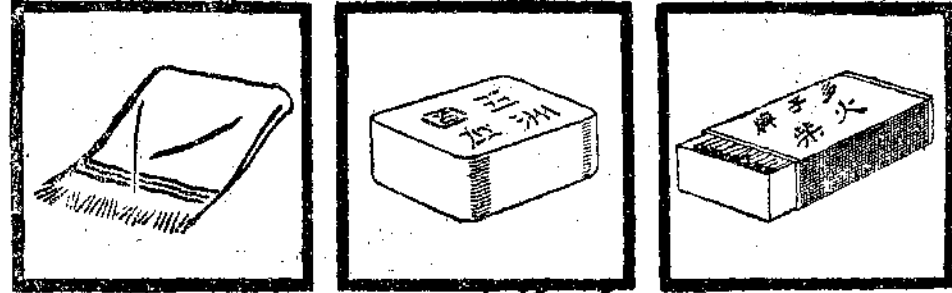
有興趣 有價值
最簡易 最普及
人人不落靈空

廿支裝椰牌香烟每包內附贈券一張
廿支裝椰牌香烟每包內附贈券一張
廿支裝椰牌香烟每包內附贈券一張

贈品之一 字券換取名貴贈品
每包烟內附有換椰牌香烟字券每字分爲四張
如拼成換椰牌香烟五字一全套者可換
足赤金手鐲一副價值洋一百元

贈品之二
每包烟內附有字券每張換取換椰牌香烟四字中任
何一字者可換航空獎券一條有得獎五萬元之
希望

贈品之三 空壳掉換日用贈品
換椰牌香烟空壳一只 可換大號多子牌火柴一盒
換椰牌香烟空壳十只 可換大號四子牌火柴一號
換椰牌香烟空壳廿只 可換精美五彩毛巾一條
十支裝換椰牌香烟空壳贈品只限空壳前加倍本外埠各烟
絲店均有換取



換 椰 牌 香 烟

如拼成一全套者可換取空壳足換可者全套成拼如
一條一券獎空航換可字一成拼如
以有者印慶司公本有須報一之字每

中國華東烟公司
本埠總經理協隆烟公司
電話 九〇六四

每包烟內附有此券一張如拼成換椰牌香烟五字一
全套者可換足赤金手鐲一副價值洋壹百元
如拼成換椰牌香烟四字中任何之一者可換航空獎券
一條有得獎五萬元之希望
注意諸君倘拼成一個牌字請勿掉換航空獎券待拼
成換椰牌香烟五字再換足赤金手鐲一副

現代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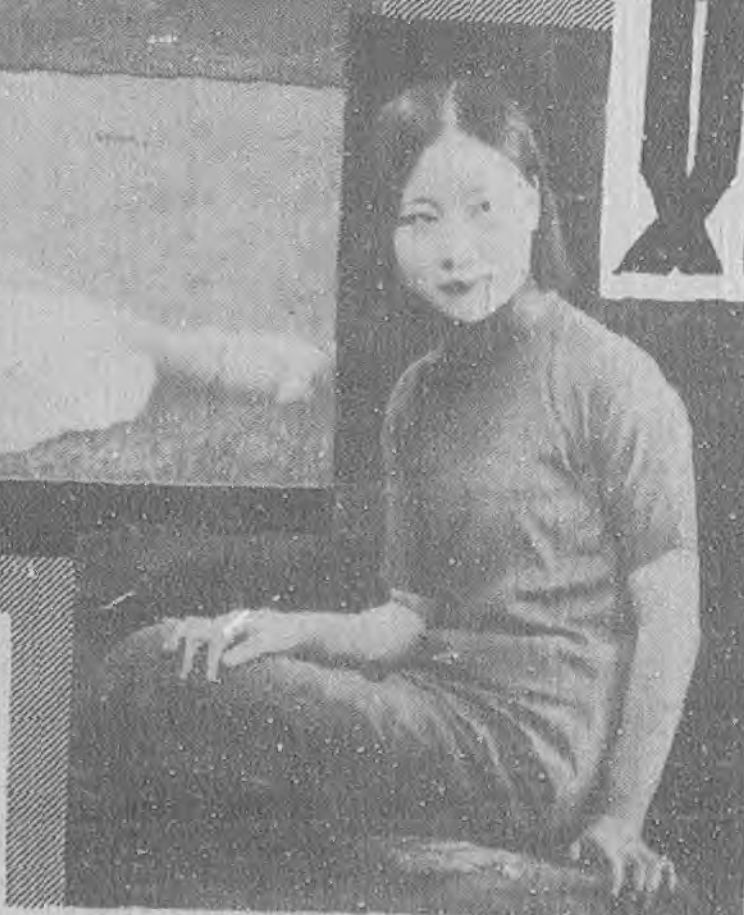
→ 常熟刺繡學校錢女士
(啓昌照相)



↑ 花般艷麗玉樣溫柔圖中人係市
立彭南小學校教授劉蘭芬小姐
(大光明照相會隱橋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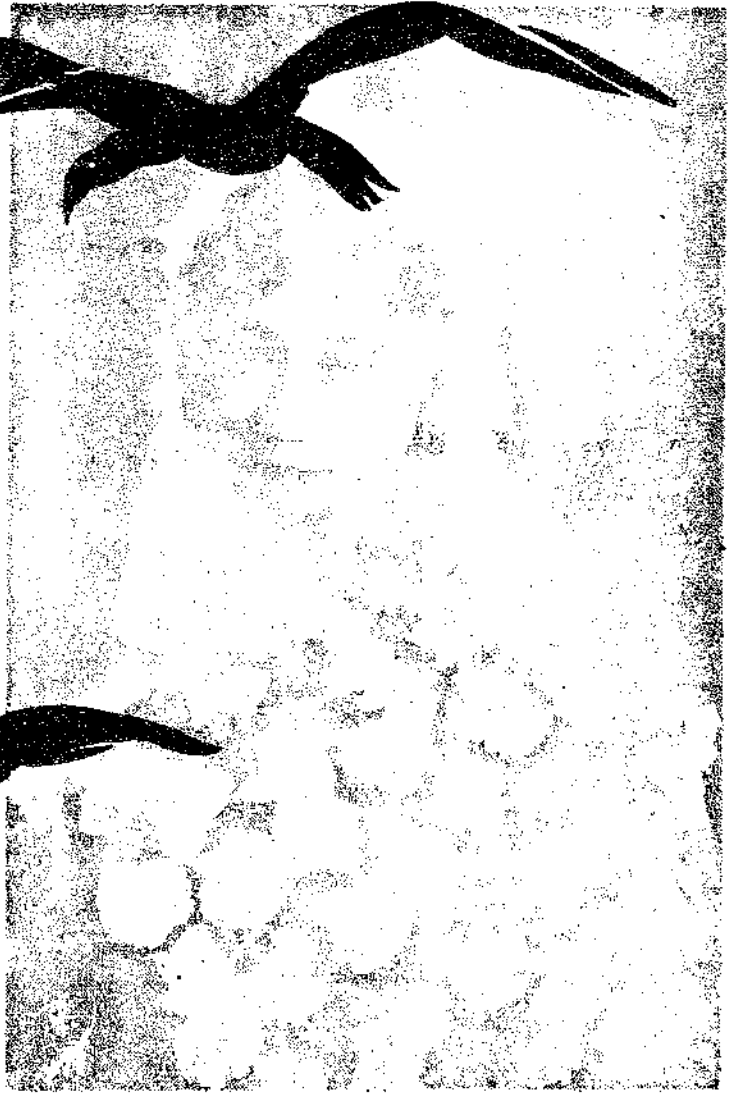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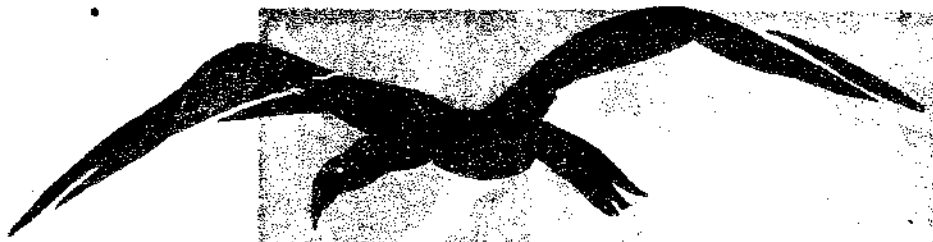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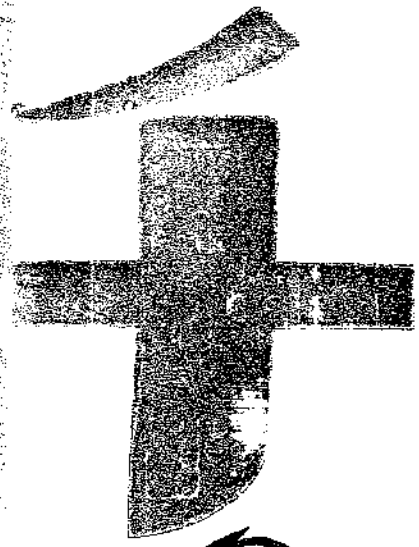


↑ 亞州中學
曹明珠小姐
(益)



→ 智仁勇女校
蘇務滋女士
(啓昌照相)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十期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日

